

逃离诺南德

双生战记



我们共栖一具身躯，
艾迪即伊娃，伊娃即艾迪。
我们是双生人。
我们为了自由而战！

WHAT'S
LEFT OF ME

NORMAN
CLINIC

凯特·张 著
雨珊 译

作家出版社

双生战记



逃离诺南德

WHAT'S

凯特·张 著 雨珊 译

LEFT OF ME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生战记之逃离诺南德 / (美) 凯特·张 (Kat Zhang)
著; 雨珊 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63-9527-4

I. ①双… II. ①凯… ②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6289 号

双生战记之逃离诺南德

作 者: 凯特·张 (Kat Zhang)

译 者: 雨 珊

责任编辑: 宋辰辰

装帧设计: 王一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21 千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27-4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艾迪和我出生在同一个躯体中，在我们俩张大嘴巴喘第一口气之前，我们的灵魂意识就像魔鬼的手指般纠缠在一起。早年间在一起的时光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后来，人们就有了各种担忧——父母的嘴角绷得紧紧的，幼儿园老师常常对我们皱起眉头，所有的人在自以为我们听不见的时候都会悄声互相询问：

她们怎么还没有解决？

解决。

我们试图用五岁的嘴去说这个词，用我们的舌头品尝它的味道。

Ji-e-jue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多少知道一点。它意味着我们当中的一个要拥有完全的掌控力。它意味着另一个要渐渐消失。现在，我知道它的意思远比这些要多得多。可五岁的艾迪和我那时还很天真，很没心没肺。

天真的表象如同一层清漆，在我们上一年级之前开始逐渐剥落。我们那位头发花白的教学顾问是第一个动手刮漆的人。

“你们知道，亲爱的，解决这件事并不可怕，”她说这话的

时候我们俩正盯着她那涂满口红的薄嘴唇，“可能就像现在一样，不过，每个人最终都会有那一下的。衰退的那个，不管是你们俩当中的谁，只不过就是……睡了。”

她绝口不提她认为谁会活下来，但事实上，她也不必说。到了一年级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艾迪与生俱来占了上风。她能够在我想向右去的时候把我们俩移到左边，在我想吃东西的时候拒绝张嘴，在我歇斯底里想说是的时候哭喊着不。这一切她只需稍稍努力都能做到。随着时间流逝，我变得越来越弱，而她却日益掌控了一切。

但偶尔，我也能为自己挤出一条路来——真的。当妈妈问我们今天过得怎么样时，我鼓足全身的力气告诉她我的想法。玩藏猫猫的时候，我把我们俩藏在篱笆后面而不是跑回家里的地下室。八岁那年，给爸爸端咖啡的时候，我让我们俩猛地来了个大动作。那烫伤在我俩的手上留下了疤痕。

我的力气越削弱，我越是要疯狂地挣扎，想要挺下去，用任何我能想到的方式恣意胡作非为，竭力想让自己相信，我不会消失。艾迪为此恨透了我。可我无法克制自己。我记得曾经拥有过的自由——当然，从来不是完整的自由，可我依然记得曾经的时光。那时，我还能向妈妈要一杯水，或者，在我们摔倒时向她要一个拥抱。

撒手吧，伊娃。每次我们争斗的时候艾迪总会这样大叫。得了，滚开。

这样过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是该撒手了。

六岁时我们见到了我俩的第一位专科医生。专科医生们比教学顾问更粗鲁专断，他们做点小测试，问点小问题，然后就要收取一笔不小的费用。等弟弟们到了需要“解决”的年龄

时，艾迪和我已经经历了两位临床医生和四种类型的药物治疗，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试图做自然法则本该做的事：除去日渐衰弱的那一个。

也就是，除去我。

我开始不再疯狂发飙，医生们也拿着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的报告到我家，我的父母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想不露声色，可是我们俩都听到了，在他们吻别我们，祝我们晚安之后好几个小时，他们还在我俩门外长吁短叹，说着最终啊、终于啊什么的。多年以来，我们俩一直都是邻居们的肉中刺，一个不体面却又没有隐藏得太好的小秘密，一对怎么都不肯“解决”的女孩。

没有人知道在午夜发生的事情，艾迪允许我出去，用我最后的力气绕着我们的卧室走动，一边敲着冰冷的玻璃窗，一边哭着，流着我自己的泪。

我很抱歉。这时候她会这样对我耳语。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不管之前她说过什么。可这无济于事。我很害怕。我只有十一岁，而且，尽管在我非常短暂的生命中，我一直被告知，衰弱的那一个消失了，这是最顺其自然的事，可我还是不想走。我还想在池塘边再看两万次日出，再感受三万个炎热的夏日。我想知道拥有初吻是什么滋味。其他那些“衰退”的孩子真幸运，他们在四五岁的时候就消失了。他们知道的少得多。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事情后来会弄成那样。我太渴望生命了。我不肯放手。我并没有彻底消亡。

我的运动神经已经丧失了控制力，是的。可我的意识却依然恋恋不舍，缱绻徘徊于我们的大脑，不肯自拔。我能看、能听，只是动不了。

这一点除了我和艾迪之外没人知道，而艾迪也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对于不肯“解决”的孩子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他们成了“异类”，也就是双生人。我们的脑海里成天都想着一些医疗机构和研究所——他们把身为双生人的孩子带进去，像松鼠藏坚果一样藏起来。那些孩子再也没有回来过。

最后，医生们给了我们一张清清楚楚的医疗账单。教学顾问面带一丝满意的微笑和我们道了别。父母也兴高采烈，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打包，然后驱车四小时来到另一个州，一个新地方。一个没人知道我们是谁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要比“那个有个奇怪女孩的家庭”好一些。

我还记得第一眼看见我们新家时的情景。从小弟的头顶上望过去，透过车窗，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奶白色带有黑色木瓦板屋顶的小房子。莱尔一眼看见它就哭了起来：房子破旧寒酸，花园里野草猖獗。在父母怒气冲冲一边让他安静，一边忙着从卡车上卸下行李箱拖进屋里的时候，艾迪和我有那么一小会儿被丢在了一旁——有一分钟左右，我们就那样站在寒冬中吸着刺骨的冷风。

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情终于成了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我们的爸妈终于能够再次正视别人的眼睛。莱尔也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和艾迪在一起。我们进了一个七年级班，在这里，没有谁知道过去的多少年里我们一直缩在自己的课桌旁，一心希望自己消失。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家庭，拥有普通家庭的烦恼。他们可以快快乐乐的。

他们。

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根本不是他们，仍然是我们。

我还在。

“艾迪和伊娃，伊娃和艾迪，”以前，在我们小的时候，妈妈常常这样吟唱着，抱起我们在空中轻轻摇晃，一边念叨着，“我的小姑娘们。”

现在，我们帮忙做饭的时候，爸爸只问：“艾迪，你今晚想吃什么？”

没有人再叫我的名字。也再没有了艾迪和伊娃，伊娃和艾迪。现在只有艾迪，艾迪，艾迪。

只有一个小姑娘，不是两个。

1

放学铃好像一阵风，把每个人从各自的座位上吹了起来。大家都松开领带，噼噼啪啪地合上书，把本子啦铅笔啦什么的胡乱塞进书包。老师还在大声提醒大家明天实地考察的注意事项，可嗡嗡的说话声已经快把她的声音淹没了。艾迪马上就要出门了，这时我说：等一下，咱们得去问问斯廷普小姐关于咱俩补考的事，你忘了？

我明天再问。艾迪说着，已经一路穿过了大厅。我们的历史老师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似乎她知道我们大脑的秘密，还老是在她以为我们没看她的时候对我们皱起眉头，紧紧抿着嘴唇。也许，是我过于猜疑了。可也许不是。但不管怎样，要是在她的课上表现不佳，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要是她不让我们去实地考察怎么办？

学校里一片嘈杂声：储物柜砰砰地开合，人们在大笑，可我能清晰地听到在那片安静的、连接我们俩共同思维的空间里艾迪的声音。此刻，那里安静平和，可我能感觉到艾迪马上就要发作的烦躁和恼怒，它就像隐藏在角落里的一片黑影。

她会有的，伊娃。她每次都会让咱们去的。别再烦人了。

我没有。我只是——

“艾迪!”有人大喊一声,艾迪半转过身。“艾迪——等等!”

我们俩完全沉浸在彼此的争执中,根本没注意到这个女孩在后面追赶我们。她是哈莉·穆兰。她一只手向上推了推眼镜,另一只手努力想用扎头发的发圈把她黑色的卷发兜起来。她从一群挤得紧紧的学生旁边挤过来,走到我们身边,夸张地长出了一口气。艾迪哼了哼,但没有出声,所以只有我能听到。

“你走得可真快。”哈莉说着,笑了笑,好像她和艾迪是朋友似的。

艾迪耸耸肩:“我又不知道你在跟着我。”

哈莉的笑容依旧。在这一刻,她就是那种即使面对着飓风也能大笑的人。倘若她拥有另一个身体,另一个生命,她就不会在大厅里这样执着地去追像我们这样的人。她太漂亮了,有着长长的睫毛和淡褐色的皮肤,不该屈尊这样做。她跑得也太快,按说不该这样大笑。但似乎有种不一样的东西写在她的脸上、颧骨上和鼻梁上。这为她增添了一份怪异,仿佛一个预兆,宣告着有什么事不对头。艾迪一直站得离她远远的。我们要假装正常人,这已经够麻烦的了。

但这会儿要躲开哈莉可不好办。她一只肩膀上斜挎着书包,向我们身边迈了一步:“你对实地考察感兴趣吗?”

“不是特别有兴趣。”艾迪说。

“我也是。”哈莉高兴地说,“你今天忙吗?”

“有一点吧。”艾迪说道。她设法让我们的声音尽量保持平淡,不去理会哈莉那股子兴高采烈的劲儿。可我们俩的手指开始用力拉扯衣服的下摆。年初的时候,衣服还很合身,那时我

们买了全套的新制服，准备上中学。但自从上了中学，我们俩就长高了。爸妈没有注意到，没有——嗯，没有像关注发生在莱尔身上的一切那样用心——我们也什么都没说。

“想来我家吗？”哈莉问道。

艾迪的笑容绷紧了。据我们所知，哈莉从没请任何人去过她家。更有可能的是，没有人会去。艾迪能领会暗示吗？只听她大声说道：“不行。我要去做临时保姆。”

“是给沃达斯家看孩子吗？”哈莉问道，“罗比和露西？”

“罗比、威尔和露西，”艾迪说，“不过，是的，是沃达斯家。”

哈莉脸上的酒窝更深了。“我喜欢那几个孩子。他们一直在用我家附近的水池。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艾迪有点犹豫：“我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会不会不高兴。”

“你到他家的时候他们一般还在吗？”哈莉问道。艾迪点点头，哈莉说：“那我们可以问问他们，对吗？”

难道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子有多无礼吗？艾迪暗暗说道。我知道自己应该赞同她。可是哈莉一直对我们仰着一张笑脸，甚至当我意识到我们俩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不友好时，她还保持着笑容。

或许咱们不知道她有多孤独。我说。

艾迪有她的朋友，我至少还有艾迪。而哈莉似乎一个朋友也没有。

“当然，我不是想要报酬或别的什么，”哈莉说，“我只是想去陪着你，行吗？”

艾迪，我说，让她来吧。至少让她去问问沃达斯夫妇。

“好吧……”艾迪说道。

“太棒了！”哈莉一把抓起我们的手，似乎没有觉察到艾迪吃惊地退缩了一下，“我有好多事想和你聊聊。”

艾迪打开沃达斯家的前门时，电视机响得正欢。哈莉紧跟着艾迪走了进去。沃达斯先生看见我们，一把抓起了公文包和钥匙，说：“孩子们在客厅，艾迪。”然后就急急忙忙出了门，边走边回头说道，“如果需要什么就打电话。”

“这是哈莉·穆——”艾迪试着介绍她，可沃达斯先生已经走了，留下我们和哈莉站在门厅里。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哈莉说。

艾迪转了转眼珠：“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一直都那样儿。”

我们照看威尔、罗比和露西有一段时间了——甚至在妈妈减少上班时间以便照看莱尔之前就开始了——可沃达斯先生还会时不时忘记艾迪的名字。可见我们的父母并非镇子上唯一工作太多、时间太少的人。

客厅里的电视机播放着一部卡通片，主角是一只粉红色的兔子和两只巨大的老鼠。莱尔在更小些的时候也常常看这种东西，但已经十岁的他现在宣称自己长大了，不再适合看这些了。

显然，七岁的孩子们仍被大人们许可看卡通片。露西躺在地毯上，双腿来回摆动着。她的小弟弟坐在她身旁，和她一样全神贯注。

“他这会儿是威尔。”露西说着，没有转身。卡通片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公共服务的公告。艾迪挪开了目光。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公告了。在原来我们常去的那家医院里，这种公告就像是个被人拿在手里耍弄的圈——没完没了、一拨又一拨外表可人的男男女女们用他们友善的嗓音和温和的微笑提醒我

们：要一直提高警惕，提防藏在某处、假装是正常人的“异类”——双生人。他们是逃避医院治疗的人。像艾迪和我这样的人。

只需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即可。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说的，同时露出一口洁白、完美的牙齿。为了您的孩子、家庭和国家安全，您只需拨打一个电话。

他们从不说打了那个电话之后究竟会怎样。但我想，他们也没必要说。每个人都知道。双生人情绪多变、反复无常，不能让他们独自待着，因此，电话通常会招致一番调查询问，而调查询问有时又会招致突然袭击。我们只在新闻里或是政府机关拿给我们看的录像里见过一次，但那一次也就足够了。

威尔跳起来，走向我们，一边向哈莉投去不解和怀疑的目光。她冲着他笑。

“嗨，威尔。”她蹲了下来，毫不顾忌身上的裙子会拖到地上。我们是放学后径直来到沃达斯家的，甚至连校服都没换。“我是哈莉。你还记得我吗？”

露西终于把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开了。她皱了皱眉，说：“我记得你。我妈妈说——”

威尔猛地拽了一下我们的裙子，不等露西说完就打断了她。

“我们饿了。”

“他们其实不饿。”露西说，“我刚刚给了他们一块曲奇饼。他们还想再要一块。”她从地上爬起来，露出一直藏着的饼干盒。“你要和我们一起玩吗？”她问哈莉。

哈莉笑着对她说道：“我是来这儿帮忙照看孩子的。”

“谁？威尔和罗比吗？”露西说，“他们不需要两个人。”她瞪着我俩，看谁敢说她已经七岁了却还需要临时保姆。

“哈莉是来陪我的。”艾迪很快说了一句。她抱起威尔，他双臂抱住我俩的脖子，小下巴靠在我俩肩头。他那婴儿特有的柔细发丝轻拂着我俩的面颊，痒痒的。

哈莉咧嘴笑了，冲他摆动手指：“你多大了，威尔？”

威尔把脸藏了起来。

“三岁半。”艾迪替他答道，“他们再过一两年就要解决了。”她在我俩的怀抱里给威尔换了个姿势，在我俩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是不是啊，威尔？你们是不是很快就要解决了？”

“现在这个是罗比。”露西说着，一把抓过饼干盒。

“罗比？”艾迪说道。

小家伙又扭动着身子，艾迪把他放下来。他向姐姐跑了过去。

露西用吃剩下的一点曲奇饼引逗他。

“不！”他说，“我们不要这块。我们要一块新的。”

露西冲他吐了吐舌头：“威尔早就想要这块了。”

“不会的！”他叫道。

“会的，对吗，威尔？”

罗比的脸扭曲了：“不。”

“我又没问你。”露西说。

你最好动作快点。我对艾迪说，趁罗比还没有发作。

让我吃惊的是，哈莉抢在了我们前面。她从盒子里抓起一块饼干，扔进罗比伸出的双手中。

“给你。”她再次蹲下，双臂环抱住膝盖，“这样好些了吗？”

罗比眨眨眼。他的目光在哈莉和他的新奖品之间移来移去。然后他害羞地笑了笑，咬起饼干来，饼干渣窸窣窸窣地掉

在他的衬衣上。

“说谢谢。”露西教他。

“谢谢。”他小声嗫嚅了一句。

“不客气。”哈莉说。她微笑着问道：“你喜欢巧克力薄脆吗？我就很喜欢。那是我的最爱。”

回应她的是一个轻微的点头。就连罗比在陌生人面前也显得稍稍有所收敛。他又咬了一口饼干。

“那么威尔呢？”哈莉问，“他喜欢什么味的曲奇饼？”

罗比做了个像是耸肩的动作，然后轻轻地答道：“和我一样。”

哈莉再次说话的时候，声音也轻柔起来：“你会想念他吗，罗比？如果威尔走了。”

“咱们干吗不去厨房？”艾迪猛地从露西手中抓过饼干盒，惹得她生气地大叫起来，“快来，露西——别让罗比在客厅里吃那东西。要是你们把饼干渣掉在地毯上，你妈会杀了我的。”

艾迪抓住罗比的手，想把他从哈莉身边拉开，可她的动作不够快，罗比还来得及转身，还来得及看着仍然蹲在地上的哈莉，也还来得及低低地答一声：“会的。”

沃达斯夫妇回到家的时候，天色正近黄昏，天边晚霞绚烂，金色、粉红色、蓝色层层铺开。艾迪坚持要和哈莉平分做临时保姆挣来的钱。我说了几句，她耸耸肩，说，好吧。她比我预想的有用得多。

我不得不同意这个说法。罗比和威尔——他们一个下午转换了不止两次——都很喜欢哈莉。就连露西也一直送我们到门口，追问下次哈莉还来不来。她妈妈说过关于哈莉的话——从那女人回家后看着哈莉的神情来看，那不会是什么好话——似乎也都从露西的脑海中溜走了。

出门后我们发现住的都在同一个方向，于是哈莉说她和我们一起走回家。我们朝着夕阳走去，空气中遍布着湿气和蚊子。现在才只是四月份，可最近的一股热浪使气温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我们的校服领子都湿乎乎地贴在脖子上。

她们俩走得很慢。炙人的阳光映照出哈莉黑头发中的缕缕红色，也使她那褐色的肤色显得更深。我们以前见过和她一样肤色的人——不常见，但也足以让我们不再对这样肤色的人过分惊异。可我们从未见过长着她这样脸型的人，还有她的五

官。当然，还算不上画中人，甚至压根儿算不上。我们也从没见过有谁像她那样对待过威尔和罗比。

她是个混血儿，有一半外国血统。即使她自己本人是出生在美国的。这是否就是她比较怪异的原因呢？外国人不再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了——这已经实行多年——所有那些很早以前来的战争难民现在也都死了。现存的外国血统大都也像滴入大海的水滴一样被稀释了。但是人们说，还有一些小群体。还有一些人，他们拒绝同化合一，他们要保留自己的血脉和差异性，而他们本该拥抱美国为他们创造的安逸生活——那可是从外国杂种们造成的破坏中创造出来的。

哈莉的父亲或母亲会不会是来自那样的群体呢？

“我想知道……”哈莉说了一句，然后就沉默了。

艾迪没反应。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但我在听，我等着哈莉继续往下说。

“我想知道，”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他们解决的时候，谁会成为占上风的那个，是罗比还是威尔？”

“嗯？”艾迪应道，“哦，是罗比，我想。他现在能掌控的事情就比威尔多。”

“事情并不总像你想的那样。”哈莉说着，一边抬起头来，不再盯着地面，装饰在她眼镜框上的两粒白色小水钻反射着金黄色的光芒，一闪一闪的，“这都是科学，不是吗？在你出生之前，你大脑各部分之间的连接、神经元的强度还有其他的東西都已经形成了。你不能只凭观察别人就判断这些事情。”

艾迪耸耸肩，看向别处：“对，我想是这样。”

她换了话题，她俩聊着学校的事和最新的电影，就这样一直走到哈莉家附近。一扇黑色的熟铁打造的大门通向她家，还